

# 第一个双腿截肢却登上奥运赛场的人

他天生没有小腿腓骨，却有着超常的冒险精神、过人的运动天赋和旺盛的精力。穿着一副J字型的假肢，他获得了猎豹一般的速度，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无腿人。

在8月4日伦敦奥运会男子400米预赛中，被称为“刀锋战士”的南非选手皮斯托瑞斯首次亮相奥运会赛场，并在所在的小组赛中取得第二名，成功晋级半决赛。皮斯托瑞斯曾说：“每个运动员都有障碍，我在身体上，也许其他人在心理上、技术上。你是要绕过它还是战胜它，这就是运动员和伟大运动员的差别。”凭着这种坚强不屈的意志，他创造了历史，成为第一个双腿截肢却登上奥运会赛场的运动员。

“把你的腿穿上”

25年前，奥斯卡·皮斯托瑞斯出生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，出生时双腿均没有腓骨（位于膝盖和脚踝之间、在胫骨边的骨头），皮斯托瑞斯的父母听从医生建议，在他仅11个月大时切除了他的小腿。13个月时，他装上了假肢，17个月，他已开始走路。为了让皮斯托瑞斯的身体能够更好地发育，他的父母带他参加各种体育运动。从11岁起他先后接触过网球、水球、橄榄球、摔跤等多个项目。2003年，皮斯托瑞斯在参加橄榄球比赛时膝盖受伤，随后开始通过跑步的方式进行康复训练，从此踏上了他在红色跑道上追逐奥运梦想的道路。

一副J型假肢让皮斯托瑞斯得到了“刀锋战士”的称号，但佩戴“刀锋”也给他带来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。不过凭借其坚强的意志和对奔跑的无限热爱，这位被称为“跑得最快的无腿人”在跑道上取得了成功，他曾多次打破男子T43/44级100米、200米和400米世界纪录。北京残奥会上一人独揽3金1银，成为残奥会上最大的明星。

皮斯托瑞斯有个惬意的童年，但父母在他6岁时离婚打乱了这一切。15岁时，他母亲因子宫切除术后的药物不良反应去世。他父亲在东开普附近有个白云石矿，但皮斯托瑞斯和父亲并不十分亲近。他对母亲的童年记忆是深刻的。例如有一天早上，他和哥哥卡尔准备出门玩。母亲对哥哥说：“把你鞋穿上。”然后又转向皮斯托瑞斯说：“把你的腿穿上。”

天生运动员

他有着凶猛甚至狂热的以极速战胜世界的需求，同时他是个不谨慎的人。这种天生的运动员气质让他相信自己是运动世界的王子。

皮斯托瑞斯的家是个地中海式建筑，建在一个山坡社区里。他养了三只狗，有一个大餐厅，起居室里的书架上全



## “傻子”年广久

说起芜湖，映入人们脑海中的名人有两位：一个是大明星赵薇，另一个是“傻子瓜子”的创始人年广久。

当人们还在艳羡着“万元户”时，年广久早已是“百万富翁”。比年广久有钱、有名、有故事的企业家很多，却没有像他那样，能受到邓小平三次点名。他三次入狱、三次离婚、晚年丧子……悲哀与风浪都令人唏嘘。如今，人们排队买傻子瓜子的场景已不复存在，76岁的他，依然在坚守着他的瓜子店。

目不识丁的年广久早年就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。他卖过水果、贩过板栗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投机倒把是一项不小的罪名，年广久因此被关了进去。出狱后，他开始偷炒瓜子，提篮小卖。他卖瓜子时，人家买一包，他就再给人家抓一把；人家不要，他就硬往人家身上塞，被人们笑称“傻子”。他用看自己吃亏的方式，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往外掏腰包，趁机制造焦点话题。有钱后，他曾将花花绿绿的人民币铺满整个院子，甚至屋顶。有领导说他“胆子不小”。年广久是这样回答的：“我钱都发霉了，不晒怎么办？”

傻子瓜子生意越来越好，年广久的胆子也越来越大。改革开放之初，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偷偷帮工。此事传到了邓小平耳朵里，他主张“对傻子瓜子问题要放一放，看一看。”这一放一看，让年广久放开了手脚。傻子瓜子厂遍地开花。

年广久是那个时代的“高富帅”，四段婚姻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年广久决定大干一场，但遭到妻子耿秀云的坚决反对。年广久果断与妻子离婚，寻求生意上的发展。80年代末，他娶了20多岁的秘书彭晓红，正是这桩婚姻，令他被芜湖市检察院以流氓罪判刑三年。年广久与第三任妻子李爱华可以说是好聚好散。当时，李爱华自掏腰包，帮年广度过难关。年广久也曾将生意交给她全权打理。然而，当复杂的家族矛盾聚焦到这位女子身上，她选择了默默离开。年广久现任妻子陈惠芳比他小三十岁，年广久将他们的结婚照，印在了傻子瓜子的包装袋上。

复杂的家庭背景，让年氏家族之间纷争不断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市场不惜竞相压价；90年代，他与第二任妻子因商标使用权闹上法庭；随后，他又与两个儿子之间展开了“瓜子大战”；此外，其长子与次子因争夺商标权而开始打官司……“儿子跟我打价格战，弟兄俩打我一个人。1996年一仗，我把两个儿子打败了！那年我赚了六十多万，他们恐怕亏损百把万！”年广久不无得意地说。但总有些记忆深处的事，是年广久不愿意触碰的。比如大儿子年金宝的死（警方称死因为煤气中毒）。

对于年广久，芜湖市原市委书记金庭柏的评价是：“精明的个体户，蹩脚的企业家。”或许现在很多人已不知年广久是谁。但他曾是历史的风向标。

（摘自《中外管理》蒲彩/文）



皮斯托瑞斯在刚刚达到伦敦时说。“为了这个目标我已经追寻了六年，这里是我运动生涯的一个巅峰，也是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。”

8月4日的“伦敦碗”中，当皮斯托瑞斯作为第一个双腿截肢运动员走上奥运跑道时，全场近8万观众欢声雷动。尽管这只是男子400米首轮预赛，尽管皮斯托瑞斯只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，冲过终点时他还是得到了冠军般的掌声和欢呼。

（综合新华社、《上海壹周》）

## 激流岛事件的背后

1993年10月，中国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杀妻后自杀，震惊文坛内外。

顾城和谢烨初次相识是在火车上。他们之间爱情的初始阶段是非常真挚而美好的。但是，顾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“是一个任性的孩子”。结婚后，谢烨渐渐发现，她不仅要做一个妻子，还要做一个母亲，细心照料好任性的顾城。刚到激流岛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从小在城市生活的谢烨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吃苦耐劳精神。就在这时，小木耳降生了。顾城对儿子的降生感到的是喜悦，而是困惑和恼怒。顾城的理想是在人间建立一个伊甸园，而夏娃可以是复数，亚当则只能有他一个。出于这种理念，他把小木耳视为一个入侵者。谢烨苦苦地挣扎了两年，无奈之下把孩子寄养在了一位毛利老太太家中。这件事使得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很深的裂痕。

谢烨走了一步险棋。她和顾城一起，向一个远在北京的女孩英儿发出了邀请。这位英儿，曾当着谢烨的面，和顾城互相表白过爱意。英儿如期而至，上岛不久便与顾城共坠爱河。而他们做爱时所用的避孕套都是谢烨提供的。一种说法认为，谢烨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希望英儿能取代她的位置，使她得以带着儿子，从容脱身，而顾城也不会因此垮掉。

可谢烨没想到，顾城把她和英儿都视为自己的妻子，哪一个也不想放弃。进退两难之际，德国一个文化基金会向顾城发出邀请。谢烨很高兴，希望能和顾城一起，带着小木耳，一家人同赴德国。可顾城的态度却是“英儿去我才去”，“木耳要去我就不去”。最后，顾城总算让步，同意和谢烨一起去德国一年。英儿和小木耳则留在岛上。到德国不久，谢烨就有一个狂热的追求者。一天，两人私下的交往被顾城发现，夫妻间发生激烈争吵。顾城第一次对谢烨动手，掐了她的脖子。不久，英儿又忽然没了音讯。当顾城得知英儿是和一个在岛上教气功的洋人老头一起失踪时，精神几乎崩溃。又是谢烨像母亲一般抚慰了顾城，对他说：“你要死，也得把书写完再死。”这本“书”，就是后来人们读到的小说《英儿》。当他们回到激流岛时，书已脱稿。

在回到激流岛的那最后十四天里，谢烨真的是想要顾城死。她不止一次说：“我能承受他死，不能承受他活。”谢烨为什么一定要顾城死？原因只有一个字：爱。爱和死是一对孪生姐妹，一个出场，另一个也绝不会缺席。然而，当《英儿》中的顾城自杀后，现实生活中的顾城却不想死了。他说他要和小木耳一起生活下去。对此，谢烨只说了两个字：“晚了。”

当初，是谢烨成就了这位天才诗人，如今，又一步步见证了她的毁灭。只是她没想到，顾城把她也一起毁了。

（摘自《读天下》李银河/文）

# 散步也要组个团

Hc725曾经是一个狂热的建筑崇拜者，热衷于拍摄冷冰冰建筑物的线条。有一天他忽然发现“CBD的楼很高，人很渺小；路很宽，人的危机感很重。”于是他迅速跳槽成了一名策划，因为“做策划能了解人”。现在他又有了新的想法，想做传媒，因为“传媒能影响人”。的确，跟他在一起很容易就会被影响得积极乐观起来。所以刀刀、乐乐、小林、桦桦等几个热情洋溢的小青年一碰到他，大家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了最本真的自我，并结为了不错的朋友，有些什么新发现也都会向彼此诉说。

直到一天，这些年轻人发现鼠标手、键盘腕、屏幕脸已经变成工作的并发症了，开始觉得有必要搞些活动来缓解下工作带来的身心压力，于是便想到了组建个散步社。在网络上召集一些朋友，一边散步一边聊天，不亦乐乎？于是他们就在豆瓣上

风尚 贴出了公告：“我们提倡健康、和谐、美好的生

活，我们散步主要是锻炼身体，增进友谊，加强交流，通过散步认识更多的朋友。”召集信息下面有集合的地点和时间，而Hc725他们也都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

只是没想到的是，响应的人竟如此多，最多的一次已经聚集到将近30人参加。参加散步社的多是25—28岁的上班族，也有一些90后的学生。不过人多少其实无所谓，一边散步一边聊些什么话题也无所谓，重点在于有机会走到一起，能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，交换不同的人生阅历。大家的信念很简单，就是“城市不应该是冰冷和陌生的，而应该是满溢着快乐和爱的”。更何况，周围还有着很美丽的山和海，放慢脚步去欣赏，幸福感不由自主就会溢出来。

通常在出发之前，大家都会先商量好线路，全程大概两个小时左右。当然，路线绝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曾经他们就散步到香港过。在九龙塘的贾炳达道，旧式的楼房带



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；九龙仔公园附近的伯爵街，蔚蓝的天空成了心情的背景，沿着街道走下去，仿佛可以通向另一个理想的世界。就这样，大家从早上八点走到下午太阳落山，全身筋疲力尽才回来。尽管累，但也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。

（摘自《深圳青年》阿登/文）

## 别忙着取笑『脑残』的人



如果不是心血来潮，我一定不会自觉去吃素食，更不用谈成为素食主义者；如果有人对我大谈素食主义的好处，那我一定会拿出聪明绝顶的英国学者罗伯特·赫奇斯的话来压他：“素食主义本无坏处，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自满和伪善。”

他留着鲁迅式的发型和胡须，不知是否刻意；像爱因斯坦一样邋遢，也许出于无心。每天，他把胳膊弯成直角，上面挂一个同样邋遢的蓝布包，里面装了什么，鬼才知道。他就是以这个样子，跟我们一起上下课，而且常常旁若无人，完全不在意别的同学的眼光是惊诧，还是鄙夷。

最传奇的是，他曾把一只蚂蚱养得过了冬。他的室友是我们的眼线，说他晚上搂着蚂蚱睡觉。眼线还说这只神奇的蚂蚱是自然死亡，他在校园某个角落葬了它，虔诚而忧伤。之前我只听说黛玉葬花，没想到我的同学还真葬过蚂蚱。

他不仅用实际行动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，还再接再厉，一举改变了我们的爱情观。当时我们中文系共有300勇士，都在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里上课。课余时间，残留下来的队伍，人也不少。“神仙”兄弟经常在众人睽睽之下，大胆地向一个他心仪的女同学表白。女同学开始挺身持，用各种暗语拒绝他。

他没有退缩，继续冲锋陷阵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女同学的忍耐到了极点，开始狮子吼。我就曾亲眼听到过响亮的“滚”字，但“神仙”兄弟的笑容让我印象深刻。

我一直以为他是脑残的，却没想到，有一天我竟会对他肃然起敬！有眼线爆料说：“这家伙几乎读完了维特根斯坦的所有著作。”维特根斯坦，多数不脑残的同学听都没听过，我有所耳闻，却一无所知。而这个脑残的“神仙”兄弟读过了，别人说他脑残的时候，他知道维特根斯坦会怎么说：“凡是能够说的事情，都能够说清楚；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，就应该沉默。”

大学时光，我们就这样一路“脑残”着度过了，看上去很美，但在美的空壳下，却填满了空虚和无聊。也许，只有那位“神仙”兄弟才是过得最充实、最不脑残的一个。

从此，我为自己立了一条规矩：不要忙着取笑“脑残”的人。因为我突然明白，真正的脑残，是在现实面前无动于衷、动弹不得的人。

（摘自《青年博览》第3期 朱学春/文）

## 下水道一日游



独特的下水道旅游创意，本身就够新鲜刺激——五年前，当约瑟夫·戈特沙尔还是维也纳下水道公司的公关经理时，他曾苦苦寻找着策划下水道旅游的灵感。

1949年，一部著名的经典电影《第三个人》的高潮片段，一场惊险刺激的追逐戏，拍片的地点就在维也纳的下水道。长期以来，这部在战后维也纳的瓦砾堆中拍摄的，涉及谋杀、走私和欺诈的黑色惊悚片，一直在吸引着粉丝们到下水道来一探究竟。

戈特沙尔正好利用这一点，推出了别出心裁的“第三个人之旅”活动，这一活动一经推出，即大获成功。如今，每年游客流量超过10万。

下水道旅游并不仅仅是让游客们沿着幽暗阴森的下水道行走。戈特沙尔的项目还包括让游客参观污水处理、安全设备。让游客饶有兴趣的是，下水道中常常有让人意外的发现，包括刀剑、失窃的手袋和假牙。其中，还有一条身长32英寸的鳄鱼，这条鳄鱼不知从何而来，却游进了下水道，被下水道工人抓住。人们对这里的兴趣日渐浓厚，还有对喜欢冒险的年轻情侣，在这举行婚礼。当然，事后

女孩说：“哦，这里很刺激，不过确实有难以忍受的臭味。”危险和异味，在一些对教堂和纪念塔感到厌倦的游客眼中，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刺激。

（摘自《看世界》）

## 《幸福来欢唱》三强横空出世

《文汇报》、《文萃周末》联合湖南经视共同举办的全国大型电视歌唱比赛《幸福来欢唱》冠军候选资格赛于8月4日顺利落下帷幕，经历了一场淘汰率高达50%的惨烈争夺后，全国三强横空而出，他们分别是：张映龙、喻风和夜莺组合。而王萍、田野和华旭组合则无缘晋级遗憾出局。

“完美先生”张映龙当晚选择了一首极具湖南特色的民歌《臭豆腐香》，这首歌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，如同湖南特色小吃“臭豆腐”一样，一经品尝就欲罢不能。张映龙完美的嗓音与舞蹈演员入情人境的表演相得益彰，如此“讨彩”的一首歌，让评委马可直呼“快

被唱饿了”。尽管随后出场的华旭组合为山区孩子原创的《愿望》情真意切，晋级呼声很高，但黑楠老师认为“专业水平在舞台上更重要”，于是“人气王”张映龙第一个登上了全国三强的宝座。

华旭组合惨遭淘汰令人意外，他们因为最后一轮比赛的票数不敌夜莺组合而止步全国六强。华旭组合自参赛以来一直坚持原创路线，他们以最天然质朴的情感打动了每一位观众，虽然最后无缘争夺冠军，但他们表示，自己的歌唱梦想不会就此而终止。

《幸福来欢唱》的冠军决战将在8月11日晚精彩上演。谁会是最后的冠军？湖南经视将同步直播。（本报记者 姚瑶）